

古龙名著



亡命殺手勾魂姬

②

朝华出版社

长篇新派言情武侠小说精集

亡命杀手勾魂姬

古龙名著

2



直是丢大了！

一旦传扬出去，他们师徒二人往后还能在江湖武林中混么？一柱擎天寇无尘越想越呕，越想越不是滋味儿，真恨不得撒泡尿淹死算了。

思忖之间。

只见——

为首的那个汉子双手抱拳，轻施一礼，朗声说道：“在下程啸天恭迎帮主，史少侠大驾……”

滑溜鬼史久卑面上一红，不敢相信的瞪着他说道：“什么？你们已经知道我们师徒二人来了……”

“不错！”程啸天一点头，接着说道：“实不相瞒，石少侠和胜帮主大驾一进入许家窝铺的地面上，负责警戒的兄弟们，就一站一站的把消息传递过来，为了不惊动二位，兄弟们就一直没有露面儿，如果不是史少侠……”

程啸天本来想说——如果不是你这个不长眼睛的东西出言不逊，本大爷还不屑于和你这个狗东西照面儿哪！

然而——

程啸天一想到一柱擎天寇无尘和他们大当家的交情，以及丐帮的种种好处，一肚子不快，立刻烟消云散，把到了嘴边儿的话，硬给噎了回去。

可是滑溜鬼史久卑偏偏不识相，一把揪住程啸天，就像连珠炮似的问他道：“老程，快告诉我，你们几个是从那儿冒出来的？怎么会来得这样快呢？为什么我们师徒二人一点都不知道哪？还有——你们警戒的人都躲在那儿……”

程啸天还没来得及说话。

就听“啪”的一声脆响。

只见一柱擎天寇无尘右手一扬，狠狠照他这个宝贝徒弟面颊上扇了一大耳括子，接着气呼呼的说道：“闭上你的乌鸦嘴！少说两句没人拿你当哑巴，哼！我的人都让你给丢光了。”

滑溜鬼史久卑捂着面颊，哭出鸣啦的说道：“师父别生气，您就拿我的话当放屁算了，现在，我承认我错了，东北虎长孙雄彪是当今天下独一无二的大英雄————这总行了吧……”

程啸天想笑，但强忍住了，双手一拱，让开道路，替滑溜鬼史久卑解围的说道：“寇帮主，史少侠请，我们大当家的恐怕已经等急了……”

一柱擎天寇无尘气还没消，一声不响，拔脚就走。

滑溜鬼史久卑感激的瞟了程啸天一眼，龇牙一乐，接着说道：“老程，谢了，往后咱们得好好儿亲近亲近……”

说话声中。

但见——

一条影，冲天而起。

快拟闪电，迅若飘风。

紧跟一柱擎天寇无尘追了下去。

蓦地——

人影一缓，史久卑已把身子煞住。

接着——

回身望去。

哈！这臭小子还真有个心眼儿，因为他不相信，当今之世，有谁能够瞒过他们师徒二人的耳目，欺近他们身前咫尺之处，而不被他们发现。

因此——

滑溜鬼史久卑急于想揭开这个谜底，故意装作尾随师父离开，其实他却暗中有了决定，去了没多远，立刻停下来，回身望去。

然而，滑溜鬼史久卑失望了。

因为程啸天和他的手下，就在这短短的一瞬间，业已从地面上消失，一无痕迹，了无踪影。

一沉寂。

良久，滑溜鬼史久卑才回过神来，他的头皮直在发麻，浑身猛冒寒气儿，越想越害怕，他不相信人类会有这么快的动作。

可是，事实摆在眼前，又由不得他不信，滑溜鬼史久卑身子微微一颤，眼睛里充满惊悸之色，喃喃自语道：“那只有一个可能，程啸天他们是——鬼！”

一股寒意，直上心头。

滑溜鬼史久卑忙掉头狂奔而去。

一柱擎天寇无尘和东北虎长孙雄彪，在年龄上虽然有着一段距离，然而却交称莫逆，不但可以共事，而且也是可以谈心的朋友。

虽然——

这两个英雄人物彼此关怀，相互照顾，把酒言欢，时相往还。

但是——

一柱擎天寇无尘却阴错阳差，始终没有机会到东北虎长孙雄彪最喜欢的许家窝铺来盘桓过。

其实，许家窝铺地方并不大，也没有什么奇特之处，如果

硬要说有，那就是它地势险要，易守难攻，影色雄伟，但却不失秀丽。

一柱擎天寇无尘没来许家窝铺之前，认为这儿一定是三步一岗，五步一哨，箭上，刀出鞘，戒备森严，如临大敌，奢侈浮华，就像山大王一样。

现在一柱擎天寇无尘才知道他的想法大错特错，放眼看去，男耕女织，儿童嬉戏追逐，好一片安和景象。

东北虎长孙雄彪的住所，小桥流水，花木扶疏，鸡鸭成群，柳丝随风飞舞，瓦屋数椽，朴实恬静，但却不失高雅。

一柱擎天怔立良久，始喃喃赞叹道：“由此可知主人心性，唉！长孙雄彪，我老叫花子算是服了你啦！”

话声甫落。

就听——

一声朗笑。

接着——

东北虎长孙雄彪的声音已从里面传了出来，就听他豪迈的大笑道：“老哥哥，你就别酸了，还不快快请进，怎嘛——难道还要我降阶相迎不成？”

一柱擎天寇无尘死鱼眼一翻，断声喝道：“长孙雄彪！你敢小看我老叫花子？俗话说，远来是客，你不但要降阶相迎，而且还该命你手下摆个场面，列队迎接我师徒二人才是道理！”

“我也知道应该，只不过我怕你消受不起，所以还是免了吧！”东北虎长孙雄彪仍没露面儿，就听他在里边儿继续说道：“快进来吧！有你喜欢吃的——酱肘子！”

一柱擎天寇无尘一听酱肘子，馋得直流口水，双脚轻一点地，人已电射飞起，凌空倒翻，一个乳燕掠波，业已飘落在屋子

里。

屋子里静悄悄儿的，了无人踪，桌子上摆着几样精致的小菜，和一壶上好的莲花白，这些，都是一柱擎天寇无尘喜欢的。

一柱擎天寇无尘喜出望外，一边点头，一边裂着大嘴笑道：“好极了，你小子总算还记得我老叫花子的味口……”

一柱擎天寇无尘边说，边低头闻了闻，伸手拿起一声鸭肝，就往嘴巴里塞，不停的点头赞美道：“嗯——好香噢！”

一柱擎天寇无尘嘴里的鸭肝还没咽下去，右手又飞快的伸了出去。

“老花子——你敢偷嘴！”

说话声中。

就听——

“啪”的一声脆响。

一柱擎天寇无尘右手已挨了一巴掌。

一柱擎天寇无尘吓了一跳，右手一缩，老脸一红，忙回头看去。

只见——

东北虎长孙雄彪腰间紧着一条围裙，手上端着一大盘酱肘子，挤鼻弄眼的瞅着他笑道：

“老哥哥，我这个做兄弟的够意思吧？亲自下厨，替你做菜，这总比出去迎接你实惠点儿吧？”

一柱擎天寇无尘颇为感动，哈哈笑道：“兄弟，本来老哥哥我一肚子的气，现在，看在这酱肘子的份儿上，气——全从后门儿溜了。”

东北虎长孙雄彪忙肃客入座，一柱擎天寇无尘瞅着他说道：“怎么——就咱们三个人？”

东北虎长孙雄彪哈哈笑道：“这样你可以多吃一点儿啊！”

蓦地——

人影一闪。

香风过处。

只见小灵狐胡倩菊和铁燕儿，就像两双漂亮的花蝴蝶似的，飘了进来。

一柱擎天寇无尘大拇指一竖，冲着小灵狐胡倩菊笑着说道：“好威风啊！好杀气，做得干净，做得漂亮，不但救回了欺山猿，也替你们大当家的做足了面子，胡姑娘，我老叫花子算是服了你！”

哈！崔润云和一石惊天温义德花了十万两银子，换回去的却只是一个半死不活的废物，痛快！真痛快！”

小灵狐胡倩菊淡淡一笑，缓缓说道：“这是托我大哥的福，老前辈鼎力相助，我还没跟你道谢，现在借花献佛，聊表寸心，干！”

小灵狐胡倩菊举杯一照，一饮而尽。

三杯下肚。

一柱擎天寇无尘和东北虎长孙雄彪海阔天空，天南地北的闲聊起来。

人在欢乐中，时间过得特别快。

眼看日渐西斜。

一柱擎天寇无尘有一肚子的气话，要跟东北虎长孙雄彪说，可是他却一直在扯闲篇儿，没有过问一柱擎天的来意。

一柱擎天寇无尘是个直来直往，急性子人，终于忍耐不住，把脸一沉，瞪着东北虎长孙雄彪说道：“喂！你以为我大老远的跑到这儿来——就是为了吃这一顿啊？”

东北虎长孙雄彪轻描淡写的笑着说道：“噢？我这样说过吗？”

一柱擎天寇无尘死鱼眼一翻，冷冷说道：“那——那你为什么一直没问问我老花子的来意哪！”

“唉！原来你是为了这个在生气呀！”东北虎长孙雄彪仰首干了杯酒，轻轻瞥了一柱擎天寇无尘一眼，噗嗤一声，笑了起来，接着说道：“咱们哥儿俩这么多年了，谁还不了解谁的性子？”

你想说的，我不问，你也会说，你不想说的，我问了，你也不会说。

现在你想说了是不是——那你就尽管说吧！反正谁也没有在你嘴巴上贴封条。”

小灵狐胡倩菊铁燕儿，滑溜鬼史久卑忍俊不住，失声大笑起来。

一柱擎天寇无尘可真是怪人，碰了一鼻子的灰，他非但不以为忤，反而也跟着他们几个哈哈大笑起来，双手一扶，瞅着东北虎长孙雄彪说道：“恭喜老弟，贺喜老弟……”

东北虎长孙雄彪脸上疑云一片，顿时怔住，他实在想不起自己会有什么喜事儿？片刻，不解的说道：“我会有什么喜事儿？老哥哥，你——说话别大喘气儿好不好？”

一柱擎天寇无尘故作神秘的压低声音，凑过去对他说道：“我接着京里传来的消息……”

小灵狐和铁燕儿比东北虎长孙雄彪还紧张，相互看了一眼，不约而同想起那位艳绝尘寰的玉格格来。

东北虎长孙雄彪眼珠子轻轻一转，暗暗忖道：“莫非是关于玉格格的事儿？唉！我一直在替她担心，老花子既然说是喜

事儿，那我就放心了……”

思忖之间。

就听——

一柱擎天寇无尘继续说道：“老弟，京里传来的消息说，官府忽然把捉拿你的榜文给撤消了……”

东北虎长孙雄彪，小灵狐胡倩菊和铁燕儿，欣喜若狂，不敢相信的抢着说道：“真的——这怎么可能呢？”

一柱擎天寇无尘正容说道：“起先，我也不大相信，继续一打听，不但北京城各关卡交通要道，就连出关的几处重要所在，也都已经把捉拿你的图形告示取下来了，就连奉命出关缉拿你的人，亦被中途召回……”

憋了半天没吭气儿的滑溜鬼史久卑，这下子儿可逮到机会了，指手划脚的抢着说道：

“也许你们还不知道，张贴在后山县城门楼子两边儿的那些告示也不见了，商会会长丰子瑜还特别到衙门里去打听，衙门里的人只说这可能是个误会，详细情形，好像他们也不大清楚……”

这个消息对于东北虎长孙雄彪来说，并不算十分意外，因为早就料到玉格格回京之后，一定会想尽办法，使他这件案子平反弥于无形，可是他却没有想到会如此之快，而且会如此的圆满。

既然他的案子撤消了，玉格格当然也就平安无事，没有被牵连进去，因此，东北虎长孙雄彪感觉到格外的高兴，举杯哈哈笑这：“老哥哥，谢谢你们师徒二人，长途跋涉，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，来——咱们大伙儿干杯。”

大伙儿举杯，一饮而尽。

东北虎长孙雄彪知道丐帮消息灵通，他和玉格格的事儿，绝对瞒不了一柱擎天寇无尘这个耳报神，他自己倒没有什么好顾虑的，可是他不能不替玉格格设想，一旦张扬了出去，玉格格不好做人。

因此——

东北虎长孙雄彪不等一柱擎天寇无尘问起，即将话题岔开，正容说道：“老哥哥和丐帮对我长孙雄彪，可谓天高地厚，大恩不敢言谢，我只有把这番情意牢记在心了。现在，我有一事相求，希望老哥哥成全。”

一柱擎天寇无尘哈哈笑道：“雄彪老弟，你说咱们是什么交情？别说一件事儿，你说是要我老花子的项上人头——你也尽管摘了去！”

东北虎长孙雄彪举杯一照，又敬了一柱擎天寇无尘一杯酒，接着说道：“我和崔润云的事儿，是私仇，也是家丑，恩恩怨怨，绝非局外人所能了解，因此，我不希望老哥哥和道儿上的朋友插手。”

“什么？”一柱擎天寇无尘这下儿火大了，死鱼眼一翻，冷笑道：“噢！闹了半天你是不是嫌我老花子狗拿耗子——管闲事儿啊？”

东北虎长孙雄彪忙解释道：“老哥哥，你可千万别误会！你应该知道，我司马雄彪绝对不是鼠肚鸡肠，睚眦必报的人。

别人，我长孙雄彪可以不追究，可是崔润云这个淫妇，我绝饶不了她，因为她把我害得惨……

如今我仍然是崔润云名正言顺的丈夫，她也无法否认仍是我合法的妻子，我怎么处置她，是我们家务事儿，别人管不着，也无权过问。

可是你老哥哥一插手，别人会怎说？会怎么想？人言可畏，所以我才不希望你老哥哥插手此事！”

一柱擎天寇无尘默默不语。

一阵沉寂。

片刻——

东北虎长孙雄彪苦笑着说道：“崔润云乃一介女流之辈，你我联手对付她，胜之不武，了解的人还好，不了解的人还以为咱们欺侮她。

老哥哥——你又何必一定要淌这个浑水呢？你是怕我有凶险？应付不了？笑话！我长孙雄彪纵横松辽平原，又曾怕过谁来？

我之所以迟迟没有动她，只不过是愿意和官府正面冲突罢了，现在，我的案子已经撤消了，我可以大摇大摆的到后山县去找她了，老哥哥，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？”

“好吧！你既然不希望我老花子插手，那我正好落得清闲。”一柱擎天寇无尘轻轻一叹，仍不死心的说道：“不过——你也必须依我一个条件！”

东北虎长孙雄彪笑着说道：“行——你说吧！”

一柱擎天寇无尘瞅着他正容说道：“我丐帮中人交定了你这个朋友，随时随地都会在暗中保护你，老弟，有什么事儿，你可以直接差遣他们，命令他们，希望你不要拒绝，否则——咱们绝交！”

东北虎长孙雄彪望着这位义薄云天的朋友，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激，紧握着他的双手，笑着说道：“好——咱们就这么说定。”

一柱擎天寇无尘开心的笑了，回头瞟了小灵狐胡倩菊和

铁燕儿一眼，接着说道：“倩姑娘，铁燕儿，咱们可是一家人，希望你们别误会。

我老要饭儿知道你们行，可是你们太扎眼，人还没有到，风声早就传出了，隐秘性不够，所以我就自告奋勇把护卫你大哥的重任，担了下来，倩姑娘千万……”

小灵狐胡倩菊轻施一礼，笑着说道：“帮主侠肝义胆，义风可敬，丐帮对我大哥有恩，我和弟兄们只有感激，没有误会，人生难得几回醉，来——我敬您老人家。”

小灵狐胡倩菊的话不但诚恳，而且让人听起来打心眼儿里舒服，一柱擎天寇无尘龇牙直乐，下巴差一点儿没笑歪了，一杯接一杯的猛往嗓子眼儿里灌。

片刻——

小灵狐胡倩菊淡淡一笑，有意无意的瞟了东北虎长孙雄彪一眼，缓缓说道：“大哥——您什么时候走？”

东北虎长孙雄彪毫不考虑的说道：“明天！”

昨夜——

下过雨。

今天——

雨虽然停了，但仍留着雨的痕迹。

山路上滑滑的，树叶还在滴水。

崔曲佳长而黑的睫毛轻轻眨动着，斜睨了梅伟飞一眼，似笑非笑的说道：“我的话——你听了没有？”

梅伟飞点了点头，接着说道：“听见了。”

崔曲佳一跺脚，气呼呼的说道：“听见了——那你还不过来？”

梅伟飞挪动了一下身子，缓缓走了两步。

就听——

“噗嗤”一声。

只见崔曲佳已经笑弯了腰，小嘴儿一撇，拍着手又蹦又跳的说道：“别紧张——我只是叫你陪我骑马到山上去逛逛！”

梅伟飞拒绝她道：“不！”

崔曲佳把脸一沉，不悦的说道：“你敢不听我的话——为什么？”

梅伟飞冷冷说道：“路滑——我怕把你摔死！”

“伟飞，你真的很固执！不过却固执得很可爱，伟飞，你真的怕我摔死？谢谢你对我的关心。”

说话声中，只见倩影一闪，崔曲佳飞扑上前，双臂疾伸，紧紧勾住梅伟飞的脖子，悬起了身子，朱唇雨点似的向他脸上，唇上印去，放肆的笑着说道：“伟飞，这是对你关心我的奖赏。”

“放开我！”梅伟飞慌乱的想把她推开，可是没有用，她的手把他勾得好紧好紧，梅伟飞急得涨红了脸，接着说道：“快放开我，让人看见了像什么样子！”

“像什么样子？傻瓜！像情侣不是嘛？哈哈……”崔曲佳非但没有放手，反而更放肆把面颊紧紧贴在梅伟飞的脸上，吃吃笑道：“哟！你的脸怎么红起来了？哈！好好玩儿噢……”

梅伟飞火了，沉声说道：“曲佳——你……”

崔曲佳把手一松，双手叉腰，黛眉一竖，一声冷哼，寒着脸，瞪着他说道：“我——我怎么样？”

梅伟飞轻轻一叹，垂首不语。

一阵沉寂。

片刻——

大概崔曲佳也知道自己太过份，太凶，太霸道了，轻抚着他的面颊，娇媚的笑着说道：“伟飞，对不起，我知道我不对，可是我已经习惯了，想改——一时又改不过来……别怕，难道我娘的意思你还看不出来？”

伟飞，我们结婚是迟早的事儿，小夫妻亲热，就算让人看见——又有什么关系呢？”

哈！这个初解风情的小丫头片子，的确任性大胆得让人害怕。

梅伟飞嘴角轻轻掀动了一下儿，想说什么，但没有说出口。

崔曲佳掉头就走，她认为梅伟飞一定会跟过来，可是她失望了，走了老远，她发觉身后一无动静儿，忍不住回头一看，只见梅伟飞就像傻柱子似的，仍站在那儿一动没动。

崔曲佳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伤害，双眉轩动，面涌怒容，冷冷说道：“伟飞！你——你存心呕我是吧？”

梅伟飞既没有看她，也没有吭气儿。

崔曲佳怒火更炽，差一点儿没被他气得吐血，一声冷笑，连连跺脚，沉声叱道：“你——你死人啊！”

哈！她有千言万语，他有一定之规，王八吃称砣——他铁了心，给她来个相应不理。

崔曲佳不相信她的花容月貌，吸引不了这个呆头鹅，气呼呼的说道：“梅伟飞！给你三分颜色，你就开起染坊来了，呸！你以为你是谁呀！”

梅伟飞！你给我听着，现在，我数一二三，如果我数到三，你还杵在那儿没过来，咱们就——掰！”

梅伟飞就像木雕泥塑的一样，仍杵在那儿一动没动。

就听——

崔曲佳一个字儿，一个字儿的大声数道：“……一……二……”

只见——

梅伟飞一声长叹，仰脸望天，暗暗忖道：“唉！受人点滴之恩，当涌泉以报，如果不是她娘，我们母子恐怕早就饿死在异乡了……”

再说崔曲佳不过是一个胸无城府，骄纵任性的大孩子，我又何必小心眼儿——跟她一般见识呢？”

想通了，人也就心平气和了。

麻杆儿打狼，两头儿骇怕！

其实——

其实崔曲佳心里也在骇怕，万一她数到三，梅伟飞这个不解风情的呆头鹅还杵在那儿不动，她又该怎么办？

狠话已经说出去了，当然不能够舍盘儿！

不过，崔曲佳这个小丫头片子真有个心眼儿，她数完二之后，就停了下来，眼珠子不停的偷偷盯在梅伟飞的脸上打量，见他仰脸望天，暗自思忖，片刻，忽然神色一缓，她就知道有门儿，不禁芳心暗喜，接着大声数道：“……三……”

崔曲佳三字刚一出口，梅伟飞风驰电掣，已飘落在她面前。

“伟飞——你真好。”崔曲佳边说边捧着他的脸庞儿，雨点似的狂吻起来。

梅伟飞欲避不能，双眉一皱，苦笑着说道：“我来了——你想怎么样嘛？”

崔曲佳轻轻白了他一眼，闷声不响的走了过去，把拴在树

干的一匹枣红骏马解开，轻轻一纵，人已飘落在马鞍上，瞅着梅伟飞命令的说道：“上来！”

梅伟飞微微一怔，喃喃说道：“这……”

崔曲佳左手一提丝缰，带转马头，脚跟一磕马腹，骏马长嘶，“呼”的一声，冲了出去……

就在骏马和梅伟飞擦身而过的那一瞬间，只见崔曲佳身子微微向前一俯，右臂疾伸，轻轻一探，已将梅伟飞提了起来，娇声喝道：“快——搂紧我的腰！”

此刻——

梅伟飞业已别无选择，只好顺从的搂紧她的柳腰，不安的大喊大叫道：“你想干嘛——快停下来……”

崔曲佳欺侮梅伟飞不会骑马，他越是大喊大叫，她越是高兴的大笑，故意逗他道：“不害臊！我都不怕，你怕什么？”

伟飞，咱们俩能死在一块儿，做一对同命鸳鸯，不是挺好的吗？你可要搂紧噢！上马三分险——摔死了我可不管噢！”

梅伟飞并不怕死，可是他一想到自己死了，高堂老母无人奉养，又急着大喊大叫道：“曲佳！快停下来，否则，我可要跳下去了……”

铁蹄敲碎了寂静长空。

骏马长嘶。

风驰电掣。

梅伟飞越是不安的大喊大叫，崔曲佳越是策马狂奔，她明明知道他不敢跳，却在那儿故意逗他道：“噢？你不是要跳嘛——那就快啊！”

雨后寂静的山阴道上，不时飘荡起梅伟飞的喊叫声，夹杂着崔曲佳放肆的娇笑声。